吳中金石新編

一

吳中金石新編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史部 目錄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藏書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吳中金石新編　　目錄類二金石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吳中金石新編八卷明陳暐撰暐字耀卿河南人宏治中官蘇州通判與吳縣知縣鄺璠舉人浦應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彙而錄之自校校官守倉驛水利橋梁以及祠廟寺觀諸碑碣分類編輯區為七目凡

一百餘篇皆具載全文用朱珪名蹟錄之例
採輯金石文字者原主於搜剔幽隱考核舊
聞故歐陽趙洪諸家惟主於搜求古刻是編
以漢唐舊跡多見諸書獨取明初諸碑體例
雖不免少隘然其所錄如濟農永農倉諸記
則備陳積貯之經許浦湖川塘諸記亦具列
疏濬之要皆取其有關郡中利弊者而於頌
德之文諛墓之作並削而不登其用意頗為

謹嚴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載獨賴此以獲
傳者亦頗足為守土者考鏡之資以是作輿
記外篇固未嘗無所裨益也乾隆四十四年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一

明 陳暐 編

學校

蘇州府重修孔子廟學碑 宋濂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鉏暴樹良德綏化孚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顛危弗治公顧瞻良久喟然而嘆曰皇帝大興文教詔頒明經六藝諸科嘉惠多士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帝意公

即捐俸為倡唯興修是圖其僚屬與郡之人士驩然而趨功以廟言之穹殿修廊敞以櫺星之門以學言之倫堂中居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達于前門至善之堂尊經之閣又巍然而聳其後嚮也棟橈級夷黕昧而無輝今焉丹雘炳煥簷牙而翬飛已而泮池有梁采芹有亭先賢有祠亦皆次第就緒而公拜蜀省參政之命將之官有旨還守姑蘇民大欣慶公復命補其墻墉四千八百尺有奇唯廟學之前乃吳江寧閒之園局於封畛壓迫

殊甚至是從化盡以其地六百尺入於學宫始獲闢門
于前用正地勢内歷洗馬來秀二池架梁以通往來外
臨康莊左右有坊曰狀元曰晝錦其嘉名符契若有開
必先者閣後之地奪於比隣公察知其奸稽官書以為
證比隣詞服其地乃歸又懼遠而或堙也遂圖廟學四
彊勒石志之始事於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訖功十一月
較之承平舊觀或有過無不及焉公帥其屬執豆籩具
脯醢以成功告觀者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校所在

蹂踐為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貢頴之既宣力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于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遴擇南園請于朝而建焉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守有賢愚學之興廢靡常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師豈

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范公者也則夫坐臯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嚮盛在家則孝於親出仕則忠於君而無負公作興之意茍不務知此摘英搴華而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蘇之人士庶幾知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碑為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系之以詩曰姑蘇之墟有川瀌瀌折趨南園匯來東流靈氣中啓煥爛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

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宮將將衿佩洋洋来翺来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剢丁囏虞烽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攙槍斂翳奎壁吐芒眷我魏公來蒞大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遑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敎條曾不一期厥功孔昭化此朽腐爵為岧嶤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

二者無愧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辭用
昭無終

蘇州府孔子廟學新建南門記 王鏊

惟蘇州學肇基於范文正公父子學之左別有廟而櫺
星門南不十數步即畫於鄰垣於是旁趨東偏以為門
而地勢鬱塞大弗稱蓋鄰垣之地廣袤若干畝在宋為
錢氏園及元而業更甯氏先後為郡者屢欲拓之然不
可以力得至正間郡守六十公乃以學廪之羨貿其地

於甯開得其三之一曁入國朝前國子祭酒魏公以正學碩德出守茲土政修令行大修廟學而宏博壯麗實踰舊貫未幾開說公化盡以其地歸焉公因命教授貢顗之繪圖而經營之郡人士願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櫺星門以極于南城之涂凡若干丈故有洗馬池適當其前又有狀元晝錦兩坊適拱左右遂表文廟之道於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入南城之池注之來秀

自來秀南流則匯之洗馬而止其北流則歸學之泮池而止又即來秀池南闢假山遺址為門以正南面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則循池之東以趨于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為梁渠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始趨于學示神人之不可離也方廟學告成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既為之記額之以為此一役也范公所未得為而魏公乃得為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彛記之彛

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於是具書公建門之績與歸地始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不敢勦説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役工若干魏公名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生云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胡儼

姑蘇東吳大郡也學宮又東吳之冠也五十年前余嘗至其處而周覽焉喜其地勢之廣衍而惜其堂宇卑俯

有弗稱也時典教者對余徒有興嘆而已今年秋九月教授豐城何澄校藝還自閩述其郡守况侯伯律興作之勤求為之記大成殿及兩廡作於正統丙辰明年作至善堂作後堂又明年作明倫堂作齋舍作射圃凡為屋百間度材庀工載石陶甓與夫經費所需咸得變通之宜越三年而後成髙明壯觀敻超於昔丹碧輝映光彩聿新况侯之奉揚文治以淑邦人者於斯盛矣而師友之朝夕相從得以依乎廣居以安其息游以移其氣

體者何其幸耶學宫之建久矣唐刺史李栖筠始增置學廬至宋景祐初范文正公典鄉郡歎學政之廢因州人朱公綽之請上其事于朝得賜田五頃乃割錢氏南園之地以建焉初公得地於南園將徙居術者謂世出公卿公曰與其貴吾子孫於一家孰若吳士之多賢也遂以其地充學宫延師儒教育生徒而安定胡先生首居之嚴師資立教條經術治道明體適用之學表見當時實肇于茲而文正公之嘉惠斯文其用心不亦仁且

廣乎今況侯協謀侍郎周公重為興建盖亦聞文正之
風而興起者歟大抵國家以育賢為致治之本賢者以
務學為致用之資而守令又所以承流宣化者也夫為
政者既能盡其職矣而士君子之居業於斯者可不知
所務乎必也息紛華功利之心盡以求夫聖賢之本領
切磋磨礱之益無忽乎師友之講明由是以德行尊顯
則禮義興而風俗厚以經術進用則心術正而功業著
矣況侯余鄉人也其善政既已誦於吳人而斯舉尤為

知務故樂為之書俾來者有所徵焉

重脩蘇州府廟學記　金幼孜

蘇為東南都會學校人材實為諸郡先昔宋景定間范文正公仲淹請于朝始建先聖廟學于吳蓋割錢氏南園之地而為之者也荏苒三百餘禩荐歷兵燹屢興屢廢而比年以來其學舍文廟傾圮漸不可支永樂甲辰秋臨江陳孟浩來典教是郡顧而嘆曰學校風化之本乃不振若此其何以稱崇仰以作興士類適監察御史

李立按治吳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贊其成爲良大
家富室之有力者俾出金穀而恊助焉孟浩復與訓導
馬壽錢紳韓陽各捐已俸以爲之倡於是鳩工庀材首
新大成殿增飾塑像次新明倫堂旁飭齋廡室廬次及
池橋亭檻階陛垣墉靡不繕完是役也工不勞民費不
出官而巋然更新於一旦之頃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
知其所以成也孟浩請予記其事予不敢辭則爲之言
曰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耶士

游於其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託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容察於幾微致謹於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於廣大此則學之之要而所以成己成物者不外是矣吳素稱禮義之鄉宗工鉅儒後先相望宅未暇論有若吾文正公之清脩博雅文章事業光明俊偉至今為天下後世重士生於斯游於斯必取法於公無眩於邪說無奪於利誘充其內以達夫

外它日出而臨民則思為良吏立朝則思為名臣真履實踐以求無負於所學無愧於先達則吾孟浩所以拳拳於斯文者豈空言而已哉因悉記其事并書其說如此俾歸而刻諸且以示後之典教事者尚思自勉以繼於無窮焉是為記

蘇郡儒學興脩記

徐有貞

蘇為郡甲天下而其儒學之規制亦甲乎天下是蓋有泰伯至德之化子游文學之風安定師法之傳在焉不

徒財賦之彊衣冠之盛也學之建自有宋越有元至於
我有明幾五百載其間廢而復興毀而復脩惟牧守之
賢是賴其人在郡誌可攷已然近自正統景泰之際國
家多故學寖以敝爰歷數政皆嘗有意興脩而弗遂成
化初元今廵撫都憲瓊臺邢公之為守也因荒圖豐革
故圖新曾不朞月百為具諧於是教授南昌程君蘭司
訓餘干張君憲山陰李君璞駱君巽協議以請於公公
曰是吾志也乃相舊規有仍有改而一新之若大成殿

若戟門櫺星門若尊經閣若明倫堂則皆仍而新之者也若先賢祠若會膳堂若四齋暨直廬若射圃若泮池之橋則皆改而新之者也經始於丙戌之夏落成於丁亥之秋凡在學者訢抃胥慶會邢公既升而巴渝賈公來繼其政謂斯文盛事不可無記之者因率學職諸君來以為請予郡人也而有子在學於學之興脩亦同其慶焉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學之作興在乎君長化導在乎師儒而進脩之功則在諸生之自勉焉爾凡為學

者所以學乎聖與賢也學乎聖與賢者蓋將希至乎聖與賢也希至乎聖與賢者而可茍哉其必也繇乎詩書六藝之文以通乎唐虞三代之道處焉進脩焉而爲之德業出焉施設焉而爲之政事堂堂焉表表焉以立乎天下若陸敬輿之於唐范希文之於宋庶幾哉始而希賢終而希聖不惟其言惟其行不惟其名惟其實窮惟斯達惟斯憂樂惟斯成乎已也惟斯成乎物也惟斯使世之論者謂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

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其有文獻之足徵也斯於作興化導之意為無負矣

蘇州府重脩儒學記　王直

國家稽古定制建學立師以陶鑄天下之英才使各成一器而天子垂拱于上以收平治之功其義遠矣人生頴蒙方其幼也苟無禮義以漸摩之逮氣充血盛慾竇潛開鮮不傷倫而敗度先賢之為政者緩於刑戮而急於教養良有以也蘇為東南大郡土沃民繁家衣冠而

戶絃誦泰伯揖讓之風儼存然性頗輕脫鬪好爭訟亦有夫差之遺意焉苟非學校之教提撕警覺又何以矯其輕而歸諸厚哉學宮在郡治之南可一里許舊傳為錢氏南園文正范公購得其地而創之歷年既久雖屢經營繕卒未愜大方之觀令太守四明姚侯下車以來政化大行毅然以脩舉廢墜為己任視篆三日敬謁吾夫子之廟而拜之次及四配十哲兩廡諸賢見其神像欹側柱礎傾斜至有不蔽風日者慨然歎曰為郡者之

責也亟欲一新因白廵撫都憲萬安劉公廵按侍御南郡衣公咸韙其言或曰年歳未豐人尚缺食驟興土木之工第恐事未成而憂先至也侯曰不然吾上不窺府藏之蓄下不庸科歛之財以義制事而身先之胡為不可況此名邦寧無一二仗義者而副我乎於是首出俸資若干為衆人勸既而聞者四起争先投剌惟恐居後因命訓導周謐以董之斧者鋸者縣者塗者不期年間厥功告成大成殿明倫堂兩廡四齋尊經閣至善毓賢

二堂道山觀德二亭櫺星門學門儀門罔不脩治復緣飾聖賢及歷代諸儒神像築杏壇一區立狀元解元二坊皆親書其扁撤文昌文正二祠移諸典閭見者駭愕郡之耆艾私相謂曰吏不驚而民無擾何成功之若是也教授臨川黎擴與予有鄰郡之誼走書謁文以紀其事予自謝病南歸久疎筆硯固辭之而不可乃勉為言唐虞之世比屋可封無他教之至也三代以降雖沿革不同其文獻猶有可觀者自秦罷侯置守為吏者止知

簿書敲朴而已尚何暇以歌青衿釆芹乎侯之此爲度
越前人遠矣侯名堂字彥容由名進士拜冬官主事陞
郎中出知廣信累著能聲因丁內艱蘇守告闕都憲崔公
時巡撫江南每難其人方會議京師聞侯服闋立請于
天官冢宰而假之衆論稱屈崔公曰屈之者所以伸之
也不遇盤錯利器何甄茲而果能稱其言而光闡之不
趨衆向顯揚名教激厲風俗雖文翁造蜀豈是過哉吾
知蘇之人材逝此必倍蓰矣他日棟明堂器清廟楫大

川必有勝其任者則侯之功豈可泯乎因書以告來者

脩蘇州府儒學記 陸釴

詩稱既作泮宮春秋書丹桓公之楹夫泮宮實修之而云作者以見修廢之功擬於創制而一楹之丹孔子不遺者豈非以尊室在所當愛哉蘇州郡學自范文正公剏南園地為之而規模始著自後好義之士尋源索本往往歸重於茲故或為之增置齋閣或為之附益田租開建恢擴日新月盛而豐碑大刻紀載鋪張者亦不敢

後焉其意豈不皆然哉國朝文治日興崇獎尤甚學宮之修迨逾百楹生徒之衆亦克稱之教化之隆於茲見矣成化甲辰襄城張公邦鎮來按茲土視學之暇徘徊顧瞻見其規模雖宏而朽弊相繼棟宇雖完而凋落漸興以為天下之事為於其細者易為於其大者難與其為於其難孰若為於其易於是審其輕重緩急之宜而圖起廢更新之意視其可易者易之可因者因之晦者飾之腐者剔之撓者葺之經始於談咲之餘而陰益前

人之功成永固之業信哲人之為有見於幾先哉學
功告成而公以代去貳守毛公廷美實護其事覩成
功之難嘆曰襄成公茲舉非徒上安神祀下恱衆心
實所以詔我後人而興起後學也盖君子所重人咸
重之君子所忽人咸忽之公重於學校如此所以感發
奮厲者已在於不言之表矣且其規畫財用出於散漫
收贖之餘而選徒用人在三時閒曠之日事成而人不
勞吾徒不知所重焉豈理也哉於是伐石走書幣請余

求文其上余時方負罪憂居謝不敢受而諸生皇甫信
朱華道毛公意勤懇諄複累累不已余曰古人大功廢
業又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孤豈敢為毛公惜哉顧其
情有未安而禮不敢違耳於是二生據余庭柱間相持
者移日務於得請余乃重違毛公之命又感二生之專
勤以為若兹者將安所處乎古人為邦君之命固有要
經而從事者吾敢取以為口實可乎於是再拜而受之
竊惟儲養樂育登崇俊良此上之所以寤寐而不忘者

然勢不能周悉而憲臣者耳目所司所以延訪而博求者也張公其知此者乎自余家居聞公修崑山學修太倉學又修郡學三學賴以完整而生徒有歸教學得所張公之功也異時歌菁莪而詠棫樸者非公其誰與歸公能舉職毛公能奉命不忘其艱是二公者皆所當書而復附余辭受之說者蓋其事關風教余苟得所處則諸生將領於余使其失焉必將以咎於余而余因得以自省豈不可乎故併書之為記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吳寛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於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遊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作非特視學為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壬辰鄱陽丘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内悉治嘆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未敢專也乃請于巡撫左副

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復作櫺星門南與殿直以甲午三月興功功垂完而侯報政于京遂去任矣其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廚皆以次改作崇庳廣隘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觀而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林君

智輩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顧記之以示後
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髙如日月無得
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邪
而人復為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禮以免有司之過爾
盖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佾舞之數者下羣臣
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輕重而朝廷竟從其請行
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詔下為丙
中之秋適吳縣丞陶節長洲縣典史劉慶皆嘗承命董

役以功完告及丁祭之期籩豆既陳佾舞斯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哉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於斯固所以申其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于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乎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

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于治也歟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邱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櫺星之西更為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

長洲縣學記　金玟

長洲蘇之負郭邑也自唐武后始割吳縣之北境為邑而未有學嘗假浮圖氏之室以為焉及元即長洲驛舍建孔子廟甚隘弗稱後至元三年縣長元童擴充之廟學始備越三十八年歸于我朝間嘗葺之而新者復敝固其所也洪武六年知縣京口張翔躬率寮佐捐俸面諭羣士輸材木之朽者易壁之漫者圬由內暨外靡不用工前大成殿後明倫堂及中門左右廡傾者支闕者補敝壞已極不可支補則撤其舊而新之齋後曽置鑪

亭各一所又𢑴公廨三間及學門於廟之右泮池駕梁圜構亭伍射置各得其所而墻垣之周巋然壯麗重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延陵季子以下先賢凡七人興學有祠以示有功於學者必報於是長洲之學既完且美教諭周敏書來徵記余謂官之修學職分所當而能加意勤力若是盖可尚已至是士之為學其當加意勤力甚於官之修學可也苟官修其屋室而士不修其行業則游居於學者將何為哉士之為學雖不止乎是然乘

是而勉勉勿怠異日學術大振端自今日學舍一新始俾見聞者莫不敬慕不其偉與此亦邑之職治教者之所望也

蘇州府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夏時正

學在郡城之艮隅創於前元至正中迺成化壬辰五月廵按監察御史古趙鄭君銘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君珊行部至茲會郡守鄞陽丘侯霽始至展謁廟行學禮顧瞻庭宇湫隘弗稱歲久將壓不治咸歎曰是我輩責

也將撤而新之俟任其事持以告廵撫右副都御史古汴畢公亨因出公帑羨餘金為相邑令余金視職為親恭勤夙夜主簿劉恩委命之嚴守敦厥役貲裕出公材貞且良百役具興羣工和會始工於是年八月迄工於明年五月左廟右學式如恒度正屋四柱兩序拱向棨戟門列櫺星外闢廟之規也講肄有堂合食有所庖廩對峙燕私區别學之制也輪奐翬翼丹青黝堊稱所宜有因或不備落成之日鄭君率屬長貳師生釋菜禮容

恪恭氣象彌新黃白之叟衣冠之彥環望咨嗟知所感奮於是教諭陳裕與諸講下欣慶厥美謂宜有述乃具興作請丘侯記之侯惟不伐是崇遜出為誼能示不能問道旨者手書彙幅敦勸生員王泰何天衢遠屬時正執筆自揆舊殖老益繁蕪敢請固辭二生曰此太守之意亦泰等師生意也可無辭乃作而言曰道原於天而委重於聖人聖人身備斯道而繼天立極君焉有堯舜禹湯文武斯道行於天下臣焉有皋契伊傅周召斯道

行於其君運際亨嘉治隆熙洽不可尚矣吾夫子生於
周末適丁衰否道可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不君之德可
臯契伊傅周召而君不臣之然吾夫子之心未嘗一日
忘天下也聘歷諸國轍環天下卒老而歸繫定刪述傳
諸弟子以詔方來天之道以明地之理以察人之極以
立兩儀奠位萬物化成是以功云賢於堯舜恩云同乎
罔極學以宗之萬世無違廟以祀之天下靡間惟蕩蕩
巍巍固不以廟學而加隆汙然而由學尊廟恒兆孚顯

之化因廟表學式著毓才之重化理攸繫不亦大哉因
計玆學多歷年所衣繡分符幾何人也閱歲月之如流
樂因循而靡事果何心哉今諸君子於視政之初志惟
本始式克從事協心一德不朞月而有成固知風化急
所先務其重道興賢端有徵矣維玆髦士有聖賢為之
依歸有師友資其講習有餼有居得以優游厭飫於詩
書禮樂之域者可不知所自而自勉哉我國家列聖相
承道德致禮動必吾夫子之道是準而必有夫子遺經

是稽異端他道不得雜之亦既邁越前代以還虞周雍熙泰和之盛矣其所以建千萬年無疆不拔之丕基而有以資夫股肱耳目左右後先者正有望於後賢也維茲髦士幸際昌期窮經致用惟患無之弗患有之而弗庸惟患不能行知而不能行於窮經也奚為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見辭之必以其實也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知藝之當後於實踐也無徒富口耳美文華而亡實行惟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之敦以無負國家作養之盛心無負諸君子重道興賢之至意維藩維翰為柱為石庶幾臯契諸臣事業堯舜君民尚在諸髦士之自勉也若夫諸駿奔執事姓名工費材具數目則并載之其陰

直隸蘇州府吳縣儒學重建記 楊榮

蘇為東南望郡吳縣蘇之望邑也儒學為一邑之望而或施教無所瞻仰不稱善為政者得不究於心乎然興學盛事改作大役也舉大役而使勞費一出於民其得

無怨嗟之聲而克底完美者乎若夫知所究心事底完美而不動聲色得不難其人乎吳縣學舊在城西南隅實興坊其地卑隘廟學皆簡陋旁逼軍營喧雜相接春夏水潦四集墻壁傾仆誦習常輟郡縣之長貳暨師生往往興慨欲遷改之而未有能當其任者宣德七年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君忱奉命撫巡東吳諸郡偕知府豫章況君鍾同謁廟學見其不稱因協謀更造之得隙地于縣治西南視舊學地廣四倍高爽平曠衆咸謂宜況

君具其事得請于朝二君復相與議曰是役不可重費吾民遂計郡之諸倉所積葦蓆得五十餘萬鬻米可五千餘石凡材石陶瓬之資匠作力役之需悉於是取給而一毫不干於民復擇耆民王信董其事經始於宣德九年冬十月訖工於明年夏五月以日計之二十三旬有奇成功速而人不知其勞享禮有殿講誦有堂藏書有閣宴休有亭以及門廡齋舍庖湢各以序列通為屋以間計之二百三十有餘材用堅而人不知其費其既

成也父老歎曰廟學不稱久矣一旦更新於數百年因循之後而不以病民帑之積屢矣昔也不侵盜於吏胥則腐化爲埃塵今乃以之成一邑之偉望何其善也既而教諭李讓等具其始末走書京師求予記惟學校王政之首教化之源也我國家列聖相承興學育材六七十年於茲矣校庠之盛振古未有是以絃誦之聲郁郁渢渢溢乎遐邇而賢才輩出裨贊鴻化後先相望亦莫不由良有司欽承德意以振作之然其改作有方若吳

學之建者亦不易得也二君子信謂善於究心者矣來
游於斯者尚知力學求道篤志勵行期不負聖明造就
作養之仁將必效用於時垂芳於後以為斯學之光則
二君子之用心亦必傳誦於無窮矣是為記

吳縣脩學記

吳寬

蘇多屬縣惟吳之建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為近
蓋學初偪於西城甚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
與知府況侯始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

為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
監察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巡
闕

里也於今以文獻稱天
下然其學宮雖舊而世敝末之收科目雖盛而世風末之
振論者病焉先爲是邑者率惟簿書會計徵科之急而緩
於學事成化改元之秋澶淵甘侯實來令是邑即詣學周
爰顧瞻慨然以興脩爲已任乃咨于學官及邑之賢者圖

惟載度之而次第營爲之以明年春蕆事及秋而文廟禮殿洎左右廡櫺星戟門像設祭器罔不畢具又明年春及秋乃脩子游之祠繼葺明倫之堂志道據德之齋建育賢之門闢觀德之圃浚泮池之橋暨治師生之舍庫庾庖㸑周垣坊表罔不畢飭蓋自經始至於落成載歷燠凉爲日三百有竒而廟學規制於是乎稱湖廣參政邑人錢君景寅以書來曰願有記於㦸興學之舉甘侯惟能矣然吾於二三子尚有所諗焉夫上之爲教未嘗不欲其古若也下之爲學亦未嘗不欲其古若也考其

成功卒未古之若者何哉豈其為教與學之實與古異與其在上者不可詰而在下者猶可諉也古之士為道德不為功名不為富貴今則或惟富貴之為而已為乎道德而功名在其中為乎功名而富貴在其中為乎富貴則出乎道德功名之外矣安望其能古若哉夫言游氏天下儒學之先哲而常熟之鄉先生也其於孔門以文學為稱首而其言學必曰道曰本曰禮樂之原及其行事見於魯論漢記彰彰焉然則其為學也豈徒文哉蓋子游之學之道仲尼

之學之道也仲尼之學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之
道也學惟其道雖窮而在下可樂也學非其道雖達而在
上可恥也古如是今亦如是不如是不足以言學吾願與
二三子省之由子游以求乎仲尼由仲尼以求乎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其於道也若泝流而求源也由一心而運之
天下小試而為絃歌之治大行而成禮樂之化庶幾哉其
古若爾矣吾願與二三子勉之甘侯名澤字弘濟以名進
士為才御史進憲副歷內外以言詘為邑於斯其信復

陞也有公道存焉其所資以圖成廟學者教諭樂安謝絃
訓導嚴陵諸倫開封髙旦及邑義士錢昌劉傚者眘彥徐
暘曾昂也

吳江縣重脩廟學記 趙寛

國朝之制縣必有學學必有廟天下皆然然有脩飭者
有荒陋者各視其地之文獻及作興之人何如耳學所
以明人倫育英才欲其寛閑静深以為士君子進德修
業存心養性之地廟所以尊祀聖賢報本追遠欲其髙

明嚴肅然後人望而敬有以興起夫景仰企慕之心吳
江廟學自宋元有之正統中廵撫少司空吉水周文襄
公始拓其基宇而改剏之規模宏敞它邑莫及也歷歲
既久日以頹廢弘治戊午春寬以刑部郎中奉使湖南
便道鄉閭祗謁先聖廟庭顧瞻宮墻周覽區宇輪焉奐
焉鳥翼翬飛丹艧焜煌照映雲日殿曰大成門曰列戟
曰櫺星祠曰鄉賢曰去思堂曰明倫齋曰日新曰時習
以及神厨神庫膳堂射圃學官之居諸生肄業之舍倉

庚庖湢之屬昔之卑庳者今則增以崇昔之毀敗者今
則完而新昔之汚漫者今則潔而明衿佩之士絃於斯
誦於斯藏修息游於斯皆得以安其居靜其慮大肆其
力於詩書禮樂之場而無喧囂之雜湫隘墊濕之憂予
喜而問曰孰爲之哉何若斯之盛也衆咸曰此吾邑侯
之嘉惠也吾侯下車首務斯文近日司宰教者所未見
也予因問繕工之始末曰侯以丙辰之冬來至任經始
於明年暮春之初訖工於孟夏之終問經費之所出曰

取材於官而役力於民民欣然趨之命陰陽訓術吳鍳
敦匠事鍳公勤有幹畧長於料理學諭髙君督視之尤
加意焉故其成速而精予聞而嘉之侯之政豈不異哉
侯以進士釋褐來宰邑視事之初錢穀獄訟案牘山積
宜若不遑它務者廼能從容有餘以從事於教化之地
其才力優於人遠矣世之好興事者厲民惡勞民者廢
事今也有子來之樂而無疾首蹙頞之怨此何以致之
哉秉彝好德人之同心矧吾邑故文獻者侯因民所欲

而使之宜奔命之易也教化行而風俗美思樂之風作而棫樸之士興焉必自今日矣高君與司訓林君陳君聞予言請書之將刻貞石詒來者予辭不獲遂書以歸之侯姓郭氏名郛字子蕃廣平肥鄉世家也廉明嚴肅達于政體治邑一年而良法善事具可稱述不獨興學之美云

重建崑山縣儒學記

謝遷

崑山縣學在城之西南本宋元以來故址國朝正統景

泰間知縣吳昭者嘗改建焉殿堂齋舍咸具歷歲既久頹敝滋甚有司若未之能新也成化癸卯今副都御史襄城張公淮時以監察御史節按歷茲邑見而嘆曰是而不為將安為乎適縣無長吏即命府判沔陽邵福春陵李智董其事鳩工市材購鄰地以拓其基創新易敝增隘就廣辨方正位期年而落成其重門大庭巍然學宮之前者曰大成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堂有三曰明倫曰育賢曰退省齋有二曰居仁曰由義設門于退省堂

之前曰自修築亭于射圃之上曰觀德而凡鄉賢之祠師生之舍庖廩之次罔不完且美焉蓋爲屋以楹計者百三十有九垣以丈計者二百三十至於籩豆簠簋之屬亦考博古圖式叅以今制更造二百四十餘器當時未有記其事者頃廵撫都御史四明朱公瑄行部至崑周覽庠舍而嘆張公之功有不容泯焉無傳者於是知縣張侯鼒適以考績來京遂承朱公之命請予文以紀之予惟自古帝王之理天下莫不以求賢爲務然不先

養士而能得賢者未之有也學校者士之所居以業其業者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無可居之地而能致力於學者鮮矣又焉得賢才以為國家用有能作興學校如張公者厥功不已多乎崑山為姑蘇鉅邑素稱文獻賢才輩出代不乏人載諸簡籍班班可考其尤著者理學如李衡志節如范成大勳業如衛涇皆一時之傑士生斯地嚮方樂學有由然矣矧又有為之作興者哉固宜奮迅激昂十倍於尋常也然學之道奈何曰是不

難知也今夫室必有扁勸戒存焉諸生藏修游息朝斯
暮斯顧其名而思其義接乎目而警乎心登明倫之堂
則思吾之倫果能明矣乎入居仁由義之齋則思吾之
仁果能居義果能由矣乎踵自修之門則惕然曰身其
有未脩耶憩觀德之亭則瞿然曰德其有未成耶動静
語默不愧乎退省之私切磋琢磨不負乎育賢之意用
是而日俛焉以古之聖賢與鄉之先達自期待雖所至
不能盡同要之皆實學也外此而為學則非吾之所知

也已予既述其事之始末并以是為諸士子勵云

嘉定縣重建儒學記 陳鑑

為治莫先於教非教則不知天地所以為生之理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將淪於異端邪說之歸此先王特重民教而不敢後也三代以上無弗學之人無不學之地乃有可封之俗而無或婾之民降而叔世利波一興義源就塞沈酣於嗜欲顛冥於譎詐而不自知其入於異類也故世之善為治者必先於學學立而後禮義興禮義

興而後民風厚民風既厚覬夫世之大治得矣彼迂人
俗吏謂非首務而慢視之豈先王建學教民之本心哉
我朝法古為治上自國都下及邊鄙莫不有學所以餘
百年而禮義興行風恬俗美號稱大治良有以也吾蘇
嘉定學自有宋創邑即有之在邑治巽維有廟有廡有
門與堂左通津右周行前慮釋氏之居溷雅也壘土以
障之由始建迄今而人材彙征民風加厚非地之有學
學之有教然乎歷歲滋久不無毀陊天順改元吉水龍

侯晉由名進士才御史以廷諍有忤出令茲邑下車謁
廟即以興脩存念每兢兢焉越三載政通人和於庚辰
之歲集邑之尚義士于學飲食之示以規恢之計衆欣
然唯喏勇於必行遂相率聚材鳩工必良必勤若大成
殿櫺星門齋廡則新之明倫堂直廬倉庖則葺之土山
以增崇教官廨宇臨于路隅則市地以移置經始於是
秋八月至明年辛巳季春落其成敞奐明塏規制宏麗
鬱然為江南學校首稱介予友駕部副郎邑人范誠夫

來京請記之夫天下之治不難而難於知所先天下之
為不難而難於無所擾知所先則協人望而不勞無所
擾則不殫力而畢辦人徒知是邑之民見治於侯之速
而不知繇乎禮義以興行人徒見廟學之興弗勞乎民
而不知由乎禮義以倡率苟無其方則借耰取箒德色
誶語立見於父子閒況令之與民上下懸絕如此哉民
弗之從則無以遂計其規恢學弗之建又何以致興夫
禮義哉欲求善治皆妄而已然則侯何以得此亦曰德

孚於人而民信之之謂也故凡教于茲學于茲游歌于
茲舉以俟之心為心足於已無待於外處則可以善一
鄉出則可以善天下所以為生之理為人之道昭然白
之千百世而不泯教學於人其功用若是其大耶俟以
勞績懋著進守大郡吾知他日持是以善天下亦不出
此吾黨之士可不相與勉哉

崇明縣脩廟學記 徐有貞

成化紀元之六年崇明縣新脩廟學成廼秋八月上丁

既釋奠於先師其教諭武平胡泰司訓餘姚李君義宜陽王巖率諸生陸孟剛等具是始末來曰惟茲廟學之新寔令知縣事廣信汪君士達之績也願有記令天下惟崇明新造邦其始本海涌之沙也沙積而土乂焉土乂而民聚焉民聚而官興焉然在唐為游徼之鎮在宋為摧鹽之場時猶未入職方也乃自元及我朝始為州隷揚於江外今為縣隷蘇於畿內縣際江外縣為重剏殿國艮維鍵制海道其重際諸赤縣又加焉故雖一邑而

常宿重兵守之地之重則官守亦從而重然以沙塗之壤中海而居風濤之所齧蝕蛟龍之所齚齶靡有定時故自入職方以來僅二百年而城治之從者三矣城治徙則學宮亦從而徙焉葢地之勢北高而南下故從而益北至是垂六十年而民無昏墊之虞城守則可謂固矣而學宮則或成焉或毀焉成而毀也則易毀而成也則難城治任在守令得自為也學校任在教官而教官不得自為為之亦在守令爾然自洪武以來為令於斯

者歷數十政矣而其於城治於學校為之而能成之者惟前令永平王允威及士達爾蓋二君皆名進士也允威以才猷治行累遷郡守方伯至都憲自其去崇明後又更數政政厖事驟迨茲縣士達振之士達才猷治行與允威槩同而勞績加多其為之成之不惟廟學而廟學其尤用心之至者也若大成殿若明倫堂暨兩齋則因其故而葺焉者若戟門櫺星門暨學宮之門若兩廡則拓其故而造焉者若廟之神厨及牲牢之所若泮池

及池上之橋則皆故所無而今鼎建焉者若諸生之號舍僅數楹今則益而廣焉至二十餘楹學宫之墻故卑且隤幾無完堵今則擴而崇焉爲周垣至八百餘丈廟階之前隘且弗嚴今則闢而爲之衢道中衢立科第題名之牓而以禮門義路其左右焉規模斯壯氣象斯新士之游居者爲之興乎志趣往來者爲之聳動乎觀瞻斯已盛矣及其治事之餘時造學中相與課程諸生又延禮鄉賢翼而廸之凡可以策勤勵惰者罔弗盡其方

此吾徒所以願記其績者也至若崇明之城故土壘也今則甓而堅矣社稷諸祀故荒壝也今則坦而肅矣縣治故無譙門則作之門海航無艦則作之艦涉川無梁則作之梁自部使者之署及屬官之廨無弗飭焉此又通邑之人所以願記其績者也予聞而嘉之夫邦新造則難乎治兵民雜處則難乎化於此而能治能化之餘其無難爾矣昔范忠宣公之知襄邑也自公宇學校至倉廩一新焉擇賢以教而時躬勸學者宋史美之至今

有耀也士達其闡忠宣之風而興起者歟使繼今日以往加懋而弗已則其功名事業豈惟儷美允威乎將匹休忠宣矣此予言所以爲士達發也若夫講道之功成材之效則在諸爲師生者懋焉於是乎記

太倉州儒學記 祝允明

初兵部尚書徐公晞言天下武衛無有司可附者得輒立學宮便詔從之正統戊午太倉衛士查用純以衛與鎮海二武守共一城請如制合建一學報可廵撫周文

襄公恍董其成張内翰益沈處士魯紀其事弘治十年
丁巳昉造州署正百度學制隨以更初守襄陽李侯為
之補缺飭弊又添闢仁惠齋事事維力他日學正甘君
澤等請於侯委允明記之惟天下之治在君臣相遇其
治之道一而古今用殊古之用人者二曰士曰民今之
用人者二曰文曰武古之為學也由明德知類由弦誦
由論政以及獄訟師旅之講習咸是出凡民之秀者業
于是為士逮入官則文武具矣隨用以成勳其民則官

者教而用之故於時文武不角立甲冑無專官錄學校一地盡之矣後世裂而兩之苟手任五兵不必讀書為從政然其後也勢終不可若是以班故復為齊量挈束文得綜武武不得以獵文如官之分典也六而兵刑各其一刑者小兵兵者大刑是皆武道財萬幾一耳至鎮巡藩牧凡百官守孰可不執干戈以衛社稷若是者咸來自學校是竟不違先王之所以教也夫惟是所以教之地若術弗可異而文弗可以弗右聖人鏡機而操樞

乃地術合于一右文焉勳庸以狀始時無學士就邑校以興洎學設乃彌盛於是文學政業詰戎祥刑麗六官襄萬幾后先煒然有功稱得地與術校然著已今更一甲子而學還文制聖人右文意逾至則士也大奮興鋪閎勳歸鴻稱聖人意也應復奚若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斯之謂歟愚小子竊幸列下士仰沐皇澤敢不是贊凡宮頖規度前纂有揭及陸大參容嘗疑所傳禮殿為宋故與學址為萬戶官第者當失實州志述其說

矣維更制之間所以仍舊貫作新民承聖人意以通吾君臣相遇之機者厥功在當道昔季路將以民社廢學而夫子惡之茲又何敢弗著綱維者都御史朱公瑄彭公禮御史方公誌王公鼎劉公丙王公約袁公經郡太守曹公鳳及李侯端也叅佐其務者州同知周君明丁君隆判官陳君璽龔君詔黃君譜而典教席者甘君及訓導林君垍鄒君紈李君相周君幹云

科第題名記

徐有貞

皇帝嗣大歷服之三年命監察御史臣選提督南畿之
學政錫之璽書以行臣選既至乃勑知蘇州府事前御
史臣奭圖之曰明主之於學政意亦至矣惟是興王根
本之地治教所先人才所出實宜加盛於天下璽書所
諭教條謹已宣布惟中吳自有國百年來歷科所第之
士策名天府亮采中朝熙績方岳者於今為盛然而題
名之碑其猶未備非闕典歟爰考洪武初科以下至於
今茲凡蘇之士之登賢科者得若干人並以年第先後

次序其姓名而勒之石立於府庠明倫堂之中左臣選臣
輿謂臣有貞宜為之記惟夫科第之題名所以為榮乎
士亦所以勸乎士也天子題之於國學所以為天下之
士之榮之勸也部使者與守臣題之於郡學所以為一
方之士之榮之勸也然有為榮勸乎一時者有為榮勸
乎百世者則係乎其人焉若漢之董仲舒公孫弘皆以
賢良舉者也一則正誼明道一則曲學阿世唐之裴度
皇甫鎛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忠以弼其君一則奸以

蠹其君宋之司馬光王安石亦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以義治其國一則以利亂其國方夫舉也各當其時揚王廷顯天下其為榮蓋等矣矧乎曲妨正奸娼忠利奪義時君惑之時人黨之且將以彼加此其為勸亦未必知所適從也至於世之既殊事之既異公是公非既有定論所在則其人之臧否誠偽乃始判然一以流芳一以遺臭一以傳美一以取譏一則為科第之光一則為科第之玷以此視彼奚啻薰蕕鳳鴞玉與石之相遠哉

是故榮勸乎一時者不足貴榮勸乎百世者乃可貴耳雖然榮與勸在人者也非在已者君子亦求其在已者而已於是乎記

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徐有貞

初御史臣選之至奉宣璽書布教條已即與郡守臣奭協圖所以興學勸士者既集國初以來甲科之士之名而記之矣或以不及鄉貢為言於是又取乙科之士之名將續之記乃復屬筆於臣有貞臣有貞嘗竊論之夫

進士之稱昉見周制蓋才德之成升於王朝者也然惟以實論士未嘗以名設科科之設自隋始唐宋因之以至本朝其制雖有損益而每加重焉蓋兼明經宏詞對策諸科而為之有鄉試有會試有殿試鄉試眎古之里選會試眎省考殿試眎制舉自鄉過省乃分甲乙之科甲升大廷謂之進士乙列校官或入胄監以需後舉謂之舉人在古皆進士也而今分之曰甲曰乙由是世之待之或以上焉或以下焉士之得之或以盈焉或以歉

焉何也曰夫科名有甲乙一時稱謂然耳豈萬世論哉皋伊孔孟何有科第故未有科第以前不必論自有科第以來士亦多矣若濂溪周子若共城邵子命世大儒豈皆出於科第耶其不由科第者不必論自其由科第者言之昌黎韓子文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與張童子一列考亭朱子道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在王佐榜第五甲彼童子固不足齒佐之學術世亦無聞以是觀之何者為甲何者為乙然則論士者可以科第甲乙

為上下耶士之自處可以科第甲乙為盈歉耶彼以為上下為盈歉者皆非矣儒先君子蓋嘗以為非科目得豪傑乃豪傑由科目以出耳凡今之士以是為出身之途可也以是為立身之道未可也夫惟不以一時之名為名而以萬世之名為名者其庶幾乎所謂豪傑之士哉是故叔孫氏之論三不朽惟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軻氏之論大丈夫惟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已臣有貞於論科第亦云

蘇州府社學記

徐有貞

言吏治於三代之下而能以教道為先務固君子之所為也然知此者鮮矣若吾郡太守朱侯其知先務者哉初侯之至也既行三學率儒官敦教事則又以為古之學者必自小學而入大學蒙養既正而後進之以成德故其所至之大非後世之士所可及焉今三學之官之所施者固皆大學之教也然鄉校不立小學教弛士業失序躐等以進安望其才之若也圖所以立之其責獨

不在於爲郡守者哉乃行視郡城淸嘉坊之東有地焉負陰面陽挾爽塏而臨高明卜之食諗之地主繆賢氏賢固善士亦樂以爲學宮也遂獻之俟乃鳩工庀材審方定位中作講堂旁闢兩齋又相其左建祠以祀先師朱子而以鄉先生之應從祀者配焉繚以周垣鍵以重門廩庫庖湢無不飭具經始於正統丁卯之秋落成於戊辰之冬禮聘閩儒陳寬孟賢鄭錝德輝以主師席選吳長洲二邑蒙士之秀者充弟子員而教之遇三學之

士有闕員者則進其良以補焉侯於臨政之暇輒至學引師儒坐講堂進諸生親課之以故民間俊秀彬彬焉興於學有古鄒魯之風於乎侯於是可與漢之文翁唐之韓愈宋之范仲淹異世而同功矣或乃以為迂闊而不急於事非也夫事立以賢賢立以教苟不知尊君親上之理而求其仗節死義之行烏可得哉故當經綸以濟世用必明義以正士習君子之為固異於衆矣吾故以侯為知教道者侯名勝字仲髙金華人也以經術進

自秋官主事遷郎中奉勅出守武昌而徙吾蘇廉公明恕有守有爲葢無愧古之循吏即建學一事餘可以類見云

鄉飲酒碑銘王彛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爲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蔑之有講洪武五年始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實守蘇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上德

意是以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顏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菜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大賓為前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賙僎為推官王芳三賓為范廷徵衆賓為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僎為知吳縣事曾黼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

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
行坐有禮老人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
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
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
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僎介之贊相爵尊豆籩俎
洗之執事者皆具又别為教授位而吳縣教諭徐鼎崑
山教諭陳圭次之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
則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

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入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子槃侍立進趨中度於是佗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

吾於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政興孝興弟者
盖易易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
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
公誰能表之彛也居公之野矣病廢得扶曳以觀焉盖
曠世之遺也故為銘其堂下碑曰於維皇王正此方夏
爰釋戎衣有事郊社祀享會朝禮作樂造神人既和及
鄉飲酒維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與義載臻時雍顯顯
魏公牧我蘇人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僎以

介公在泮宮賓至則拜出祖東壁羞自東房玄酒于尊房户是當有勺有勺實彼爵矣再拜稽首獻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簫而間以歌厥音猶猶有黄其髮鮐背兒齒百有十歲眉壽曷已公拜而饋寔猶父兄何以將之筵有玄黄賓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咈哉天子明聖天子萬年畜爾子姓猗嗟蘇人今爾復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吳縣學射圃記

王鏊

鄭侯璠治吳縣之三年適新學宮直廻正衺闢隘抗卑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偪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頗甚病之會考績還任謁于文廟顧瞻其東厥有町疃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其地也而有地焉鄰吳學宮聞侯崇學右文敢因下執事獻諸侯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

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豐洗水篚縣莫不有所於
是學諭李仁等來言於予求紀其事以示後學之有射
圃非曰不忘武事也蓋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
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
董學政於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
諸生歲時肄之其於是實備衆耦之末預觀周旋揖讓
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也間
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敖慢忘

情之氣奚自入焉蓋非惟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者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其亦寫官於朝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習乎抑有異於彼者耶鄜侯修政之餘力能加意於此故爲記其成於石使後之人知古禮之缺而幸存者固陳公是賴其責而勑之庚而續之其禮久而不廢者鄜侯之力也

吳中金石新編卷一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